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元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翰曰列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疏
辭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



冬月著葛屨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
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漑見其論抵几
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

銑曰朱穆感
時澆薄著絕

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爲論之是非
善
曰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
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流薄莫尚敦篤著絕
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向曰奚何也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夫草蟲鳴

則阜螽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白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故因因，緼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陽獸與風同類也。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

善曰元氣相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

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孖生逝而國子悲

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
國子子產也悲爲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

稱土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
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旦曰吾以無爲爲善唯

夫子知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善本膠漆志婉作叶

綖力轉於塤簾秩移反銑曰琴瑟塤簾皆樂器其聲相和

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篪其芬如蘭蔗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善曰心和琴瑟則言

香蘭蒹葭道合膠漆則志願墳簾蓋蘭蒹葭墳蒹葭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溫鬱酷烈傲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頂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墳簾已見鸚鵡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謀牒而刻鐘鼎向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盂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衛山有玉壁禹所刻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善曰聖賢以良朋之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孫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濟曰匠石不見巧者鼻上有泥盡而鼻不傷後巧者死匠石為之輟片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

者曰郢人墮墮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墮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久良曰范武

友劬卒乃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能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極不進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未從此訣遂自執綈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相見畫即至晝夜即達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劬為友劬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墳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未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士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

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
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爲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縱橫不絕

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
人無所測其委趣也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

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
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

不能得而沈凡平漢書曰桑弘羊雖陽買人子以心計侍中而朱益州骨而朱益州骨而朱益州骨

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嫫人靈於豺虎蒙有

猜焉請辨其惑銑曰汨亂彝常也粵當爲越挫也黔首

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
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善曰言朋友之義

備在典謨公敘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尚書曰羣倫
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

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嬰
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

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
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

雅曰嫫妃也尚書曰唯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
之人心懷豺虎長揚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子張

曰敢問崇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
德辨惑

濕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觀鴻鴈雲飛向曰听笑貞循絃曰

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爲惑是不知隨時之義
亦猶撫琴循絃下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觀鳥之

高飛乃惑之甚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醉則志

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
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諺之甚也上林賦

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詩慎
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楚臨玄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周
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

士曰不可夫時有燥濕弦有緩急微往推移不可記也使
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十餘里變改

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鴻鴈已翔于寥廓之

字而羅者猶視牛數澤悲夫沮澤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

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龍驤蟻屈從道汗

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蟻亦隨時降殺也而況交道牛善

日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蟻之蟻屈蓋從道之汗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印金刀握天鏡維書曰秦失金

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

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

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蟻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

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降道汗日月聯璧贊疊疊亡鬼之

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弘致雲飛雷作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

成之妙曲比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良日月

謂太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

反而後合喻推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謂樂也聖人處明

特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

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互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

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

時之聖也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喪亂

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

則顯棣華推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

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

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

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

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

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

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

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

使罔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善本其愉樂

謨謀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善本其愉樂

恤其陵夷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

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勉

樂同驩仲長統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
練之以咸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
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
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
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淪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
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
一遇謂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款談始終若一故寄備神
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
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
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
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建叔世民詛狙余詐颺起谿谷不
古一遇難逢之甚也建叔世民詛狙余詐颺起谿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未日

建及也淑世謂末年也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
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
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
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臣之詛言鄭玄
曰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
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
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賊曰生不丁
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焉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載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
驚雷駭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
交如水之淡也善曰毛詩曰毗之蚩蚩廣雅曰蚩
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然善本有利
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字利
交同源派流則異較甬言其略有五術焉良曰源本也派
別流也較明略
斐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
下事也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日報我不術薛君曰術

也若其寵鈞董石權歷梁竇韓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
壓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善曰董賢石顯
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書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
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寶憲已見范曄官者論雕刻百工鑪捶朱萬物吐漱興

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銑曰

鑪捶喻造化也興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
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
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燠灼威也善曰覆載天地
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
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顓莊子音義
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危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
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
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
任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勢利之人如星奔

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向曰靡無也言逐

川驚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
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

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

形表而款附駉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

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知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

辯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

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善本作荆

鄉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日勢交其流一也濟曰頂頭也踵

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

也以身從物曰徇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素玉也言

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
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於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
見情素墮肝膽李顓詩曰焦肝枯肝抽腸裂膈鄒陽富將
上書曰荆軻沈亡族要離楚妻子豈足為大玉道哉富將
善本作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騎居里閑而鳴鍾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程鄭

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況家多金寶時

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鍾閑

聖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素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

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

成都羅褒嘗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

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

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

賦應劭漢書注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冀宵燭

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庭沓鱗萃分鴈驚之稍

梁霑玉竿之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冀幸也甘茂

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

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聯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

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驚有餘粟竿爵也謂富家

之門如鳧之踊躍颺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

川驚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

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

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

形表而影附駭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

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知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

辯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

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善本作荆

鄉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日勢交其流一也濟曰頂頭也踵

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

也以身從物曰徇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素玉也言

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

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於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

見情素縻肝膽李顯詩曰焦肝枯肝抽腸裂膈鄒陽富將

上書曰荆軻沈亡族要離楚妻子豈足為大玉道哉富將

善本作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埒字

騎居里閑汗而鳴鐘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程鄭

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況家多金寶時

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鐘閑

里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素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

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

成都羅褒嘗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

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

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連騎鳴鐘已見西京

賦應劭漢書注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冀宵燭

日里門曰閑

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庭杳鱗萃分鴈驚之稻

梁霑玉竿之餘瀝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

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

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

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驚有餘粟竿爵也謂富家

之門如鳧之踊躍鴈杳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

之瀝者言少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

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

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若聞夫江上之夜女子乎夫江上

之夜女子有家貧而無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家貧無燭者

將去矣謂夜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

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

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

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照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

辭曰望歸瞥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颯沓西京

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驚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

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涿君繡梁說文曰竿玉銜恩

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銜恩

遇進款誠授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

二也銑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授引旌表也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貨也善曰陸士龍為顧

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

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禮記曰其人也如松柏之

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

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
讌喜謂酣樂也西都長

而濟衆實望之以爲登仙矣美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并陸賈爲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

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

從碧雞之雄辯濟日蔡澤顓頊蹠顓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顓醜貌顓顓蹠促也

著曰解嘲曰蔡澤顛頤折淖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用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興

[illegible]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
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

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拒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輪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

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彊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

歸來翔兮何
叙溫燠善本作郁字
則寒谷成暄論嚴若則春叢

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

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氣至而生黍
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煨煖也郁與煨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

急也張外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

莫不俱至周易曰樞
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

於通入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哥其餘論附駟朗子驥

大隈重信

九

之施瑞軌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韓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

也綺統謂衣羅綺之士也通入謂博達古今也道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巧乞也馴良馬也軌至也碣石海

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旋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

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弱冠已見辯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

羣在於綺襦統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寘曰子

猶不能騰雲閣攀大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蠅

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施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

善本作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

善本作鳴哀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

親也及海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

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趣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

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

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寘致也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

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固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

悲其所斯則斷金由於湫小隘刎頸起於苦蓋

胡臘反良

鄉者乎斯則斷金由於湫小隘刎頸起於苦蓋日朋友之

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善曰周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

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日乃祖吾離被苦蓋

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韓曰伍員子胥也濯漑洗濯也宰嚭因子胥洗濯而榮貴

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厄楚奔

吳陳張因秦立趙也善曰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

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洗也毛萇詩曰

漑灌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

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

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

吳亦以嚭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

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

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

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

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

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零吳

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

嚭字雖不同其一人也非固漢書述曰張馳騖之倫

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遂秦撫翼俱起

善本作倫字

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委其

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銑曰馳騖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續縣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

澆薄之俗

善本作倫字

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委其

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銑曰馳騖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續縣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

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縣量氣之蠱細苦勢輕氣微

雖行如顛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

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

為馳騖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

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

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

匪纖續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

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

陽記曰舊目謂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

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

之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

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

卿揚子雲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

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
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
采之巧施針縵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
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視若游塵遇
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史曰雖有願井曾

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
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

善曰遊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
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

以學真士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
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之若衡重鎚鉅微影黜撇匹雖共工之蒐隱驩堯之

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良曰鎚鉅輕也影撇驩飛

惡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
為奄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蹻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

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鎚鉅已見沈約彈
曹景宗文侯瑾等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

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蒐隱杜預曰謂共工
也蒐隱隱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

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
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為盜於境

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眦跋扈東陵盜跖也已皆為俞
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蹻其略切

俞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

翰曰俞俞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
後病也宜入舐之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堯

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
卅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

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
逶迤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逶

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
詭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

手節解罷肢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
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

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闔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
詩序曰又實幣帛竿龍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
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
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

曰量交其流五也銑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筍以裹魚肉也張張安世霍

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

曰苞苴簞筍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凡斯五交義也或以葦或以茅荅賓戲曰銑思毫芒之內

同賈古鬻故相譚辭之於闕闐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

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當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天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

故去其勢然也闕闐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卜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

之文疑為誤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

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

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

循環翻覆迅若波瀾齊曰遽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

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

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望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環周則

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此則徇作徇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末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

譚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

文選卷之三

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善
日言貪利情同誦誅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朱故知全者鮮矣漢
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
日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而翟公方規規然
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勅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
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善曰莊子曰規規然
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
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
迺如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
傳曰日城下然後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
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
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濟曰陷沒也饕餮貪戕食也言
士所羞也善曰饕餮已見上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
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雅古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良曰梗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
當也旨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
召也有梁之初厚風已喪俗多馳靡人尚淨華故叙叙世
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
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
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謙以祠焉禮記
日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槌也楚荆也夏與梗古
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近世有樂安
日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
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傑
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
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道文麗藥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道美也麗藥

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

邵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

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

日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未

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

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見一

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

善則肝吁衡扼腕烏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唯黃出其唇吻

無朱紫由其月旦向曰肝衡驚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

藻也許邵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

汝南有月旦評焉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且評於是冠蓋輻湊衣掌雲合輜肩輈擊轆為坐客恒

滿踏其闐闐若外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日

輜輈華車也輈車軸頭也闐闐城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

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

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外孔子

之堂李膺之門耳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

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

書曰素紹賓客所歸輜輈比轂填街陌說文曰輈車前

衣車後為輈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輈

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佐曰

闐闐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外堂入隩已見孔融薦

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敬其

容接者名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

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良曰盼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

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驥驥駕鹽車於

吳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已也言士人因訪顧盼翦

拂而外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

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策

蘇代說淳于棼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

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

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

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

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

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拭僕也

湔枝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

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曲職

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

善本

作惠

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

時與任訪交者皆想慕莊周惠

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

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

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

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

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

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

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

哀入樹中死應璩與士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及

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

野絕動輪之賓

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

中陽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外
米飯自茅藉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動輪
范式也已 藺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

之地也 向曰藺小藺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
也鄣山瘴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憂 善曰劉璠梁

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比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藺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南機論曰許文

休東渡江乃在瘴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 自昔把臂之
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 濟

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郇成子自
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餽之酬畢而送以璧成子

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遷其壁隔
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

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
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郇氏分宅之德 善

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
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

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荀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
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

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
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

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
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
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郇成子自魯聘晉過于

衛右宰穀臣止而餽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
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餽我親我也陳樂

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
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后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

遷其壁隔 嗚呼世路險巇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薪

絕良日嗚呼歎辭險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此險薄也大
行孟門二山名嶺絕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

懷抱也 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
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燕穢而嶮巇王遙曰嶮巇猶顛危

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

然絕其累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

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累濁喻穢

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也善曰耿介之

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

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劭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永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

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

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露

濁兮說文曰

累亦氣字

演連珠

善曰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

看而可悅故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

焉漢章帝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标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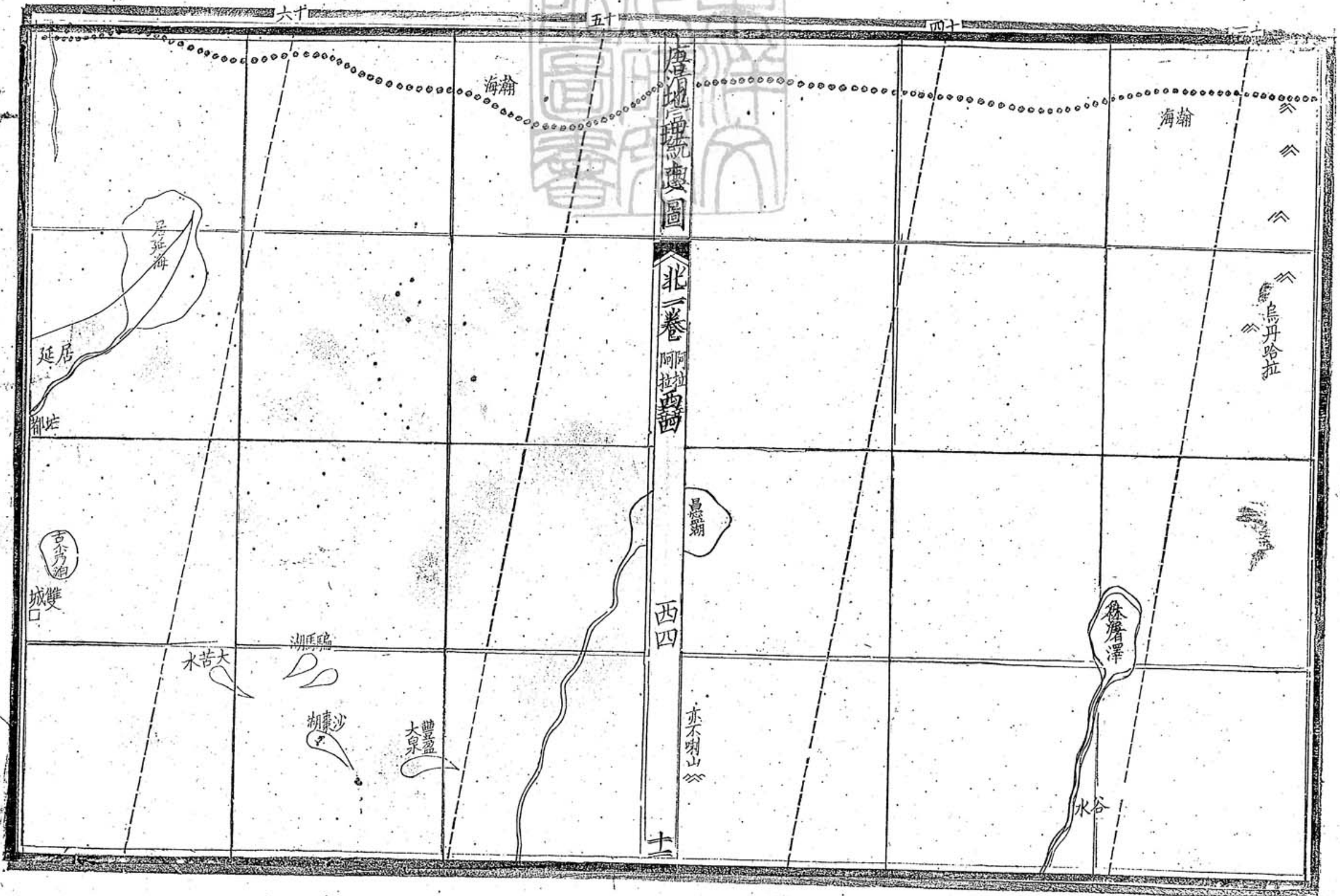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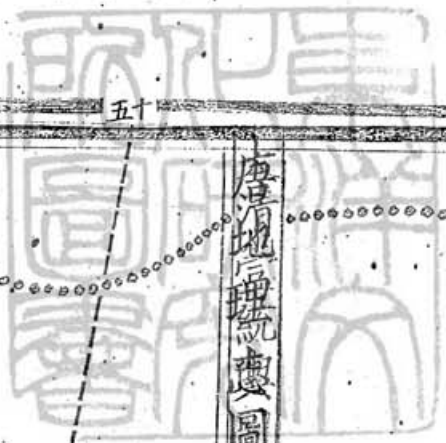
向日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處

也日君德星臣德曰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

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

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劉

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士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



下

屯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言五行難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難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劉曰夫五行四時成其歲亦猶文武難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劉曰夫五行四時成其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金石然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爲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

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翰曰此章明君當度不受任臣也

也銓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銓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

照必窮皆不稱任也劉曰夫銓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

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故明主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員也

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銖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

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

所以爲戒效主則程其才而設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

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立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善本作蒼向曰此章

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並世皆有立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

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出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下擢拔也吳大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

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

曰六五貢于立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勉立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

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

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齊曰此章明昏主棄

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

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猜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

是也善曰言未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善本作放字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

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善本作弊字之政五侯並軌西

京有陵夷之運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

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頹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

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祿中欽蓋由是也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相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

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
春秋命歷叙曰五德
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

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翰曰此章明聖人以

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月也觀見也灑猶
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光大小而納照風之久散

因形物巨細而興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
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

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
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沈也

臣聞頻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躬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銑曰此章明大賢不

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頻致網網也
巢巢父也箕山名躬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

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
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

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劉曰古之隱人結巢
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詩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

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其
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頻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

公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振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
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

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
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

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
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

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
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

由也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
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

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
白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

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
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
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
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
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
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
眠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
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
惠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
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
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
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劉曰
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敬聖人以至
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
物此所感之至也書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
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

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王帛
云平哉樂云樂云鍾鼓云平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
冷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濟

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斑
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
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嫗不悅西施之畫
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嫗
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冷
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嫗可說於心
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
曰班如駉相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
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良曰此章明應
物有方則無難

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
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備堂之香非幽蘭則
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
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劉曰此章言
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
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
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
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
妙以喻藏器之上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
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
張景
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飈
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韓曰此章明賢人遇
時則通故無窮屈也
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
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
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
平之世同也劉曰為鶯鶯能飛不假風力鶯鶯夜見豈藉還

懼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
莊子曰鶯鶯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鶯鶯
夜撮蚤案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高誘曰鶯鶯謂之老鶯鶯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

默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銑曰此章
明貞義之

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
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
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
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默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
無默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
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默尸並發於忠
貞之志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
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
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
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

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奚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繆公以垂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欽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向曰此章明讒臣在

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曰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

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惠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讒人乎尸子曰日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

善本作生字

於絕絃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齊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

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酷烈芬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揚

善本作陽字

門之哭

良曰

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
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
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
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
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
現宋反報晉侯曰宋揚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言此二人脩身衛主
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二晉之彊千乘之勢不
敢加兵於齊宋也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
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
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
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
謂平公之日已
有三晉之各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
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翰曰此章明取人之
才隨其所長不待備

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
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於事德合於道
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言取其正
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
以為右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
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

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銖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
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

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敷芬美流遠也亦猶
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敷劉曰此言物有因而
易敷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係卿
曰吾掌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
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
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向曰此章明有
言而無行者不

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陰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腸谷。善本作湯字之暑揮翮生風而繼飛

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濟曰：此章明

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腸谷日出處。暑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

畧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

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從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

善本作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良曰：此章明人君

故字。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賞罰不以貴賤而

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

不以善惡而易寒煥，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

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

薛若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字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

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譬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翰

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

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譬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

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之其妙，譬史靜耳

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

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

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

見上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

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鏡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

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

水火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其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

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

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水滌案盛黍稷燭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

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

陳凱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

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共唱雅曲

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雖此其義也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

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舍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

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

已滅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微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

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劉曰周孔以禮樂

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蕪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

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

發藥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託闇潛形以智隱

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真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
自以為密日發光藥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
正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願但以無私之照無情
之觀故物不能逃也善日日月發輝既尋慮而捕影欲藏
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或
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
谷子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
日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
思玄賦曰朝貞觀而久化應劭曰真正也易曰天地
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

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

兜三苗鯀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帥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

北善本作白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

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銑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

婉孌孌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劉曰北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不之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正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索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勗是以

利盡萬物不能奪童昏之心德表善本有善字民倫善本無倫字不

能救棲遑之辱

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過不可

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微之時非克已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聖天下不能化子之微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克已之辱也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谷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華冊木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月宋荅賓戲曰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善本作是

以望景揆曰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濟曰此章明

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切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定檢不濶湯也此言畧景有節尺主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藏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

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非性命之指蒼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妬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埋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善本作霄之節厲

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

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歟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濡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相撥之君此章曰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天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太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

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田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信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調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蒙同叟同牧察懸景東秀則夜

光與珙珙武善本作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

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目也日有御故云曰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聘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珙珙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曰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珙珙咸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劉曰運昔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

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頗猶舍也西頗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聘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

下俵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迷日

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俵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詐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詐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

灰裴鄭玄禮記注曰俵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

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此章

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焉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咸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偏分為萬殊

臣聞柷圉作善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鼓踈擊以節繁絃

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翰曰此章明道

亦不可棄也祝圉止樂之物輦小鼓也夫祝圉輦鼓音雖

希疎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

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

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

善曰廣雅

日疎遲也

臣聞目無常善本作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

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銑曰此章明人無周

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

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

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

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

日無求備於一人孔安

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向曰此章

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饌也

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

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

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劉曰此欲令各

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柳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

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之卑願以小

人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

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

際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主逸曰以蘭

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

有幽冥無日之國有

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

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

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隊也言及遇隊風大波涌起楚辭曰

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鵠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傾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輦輦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

堂秀莊予云風謂蛇曰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舟牽水是動

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舟牽水是動

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

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

也鄭玄儀禮注曰疑係乎靜則動貞銖曰貞正也屋係於

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貞銖曰貞正也屋係於

正也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

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

文勢與上句稍殊不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冷容之悔淳

可以文而害意也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

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

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

繫也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琢故水本驚蕩風靜則

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淳奔之俗或有

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

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

參史史並
已見上文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

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濟曰此章明故舊不

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躋屨已行三十步王

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

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孔子游

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

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亡著簪

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之達時

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

流慟蓋欲激厲流俗也善曰言人若窮則志篤處達則
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流俗
步原流慟誦輕薄之類風俊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
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蘭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

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隱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

峻高也夫秋隱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

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

高大也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

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

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舛

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

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勢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

跡王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

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君而悲周大夫過周京

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

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

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

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

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

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

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

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

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苗踈而吐音

銑曰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

網也大鼓曰賁朗明踈通也夫鼓苗為器有通有塞故使

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外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

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

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

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鼗古字同

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

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善本作貴字於身故臨川有投

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持天下圖右手州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

此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操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善曰性命之適舍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擬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攬天下之圖而右手刳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此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

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赧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劉曰此言令人尋

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

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賾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

衆聲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傳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賾深也

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

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畧畧長揆度也夫大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

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

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不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

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善本作鹵字之威不能

降西山之筋銚曰此章明土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

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

能屈伯夷之節也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

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圻水凝火弗為哀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

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

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

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平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

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

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

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及也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

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

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濟曰此章

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淫侵也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難善同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曰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廈屋幷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幷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終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刻漏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也

茫茫造化二儀始

善本作既字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韓曰茫茫廣大

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鈎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又作瓦器謂之甄也

夫婦以及君臣

銑曰庖羲伏義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義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善

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

猷有倫

向曰猷道倫治也善曰周易曰家道正而婦德尚

柔含章貞吉

濟曰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善曰周易曰坤至柔順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

含章貞吉婉孌

賢淑慎正位居室

良曰婉孌靜淑善也

虞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孌有節操服虔曰嫺音賢柔之賢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嫺深遠也毛詩曰淑慎爾

周易曰女施今結褵虞恭中饋翰曰褵纓也虔敬也

正位乎內施今結褵虞恭中饋翰曰褵纓也虔敬也

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

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肅慎爾儀式瞻清

懿毛詩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善曰樊姬感莊不食鮮

禽衛女矯栢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向曰矯直厲勸也二

主楚莊齊桓也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戈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

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

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

知死不吝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善曰漢書曰孝元

馬昭儀上幸虎圈關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

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班妾有辭割歡同

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良曰成帝嘗欲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

賢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廢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患微遠也善法同道

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具月滿則微翰曰殺也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周易

日中則具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

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

性銑曰晉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似發機之易也向曰飾容謂理裝梳

也飾性謂脩德行也善曰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月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

其面而莫修其心威矣家性之不飾或虧禮正斧之藥之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克念作聖齊曰愆失也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也言脩飾道德則為聖人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

藻其德若斧藻其藻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

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同衾以疑謂夫婦也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同衾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

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

遠衾為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鏡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

之樞機樞機之主勿謂幽昧靈監善本作監字無象勿謂玄漠神

聽無響而以為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處無

矜爾榮天道惡盈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惡備也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良曰隆盛也墜落也善曰楊鑒雄解嘲曰火炎者滅隆隆者絕

于小星式戒善本作彼攸遂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君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反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

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比心螽斯則繁爾類統曰螽斯蚣之正義無所必遂也

思故種類繁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善歡不可以

日毛詩曰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善歡不可以

黷寵不可以專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

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

畏黷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

絕幸姊弟專寵十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

然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理之固然也善曰

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

理固然者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良曰翩輕也言美者

之行者則自取尤過善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

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

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治客求好君子

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

是君子之讎也結恩而中絕老

皆主在於此職主也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 盜客誨誨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
漏洩職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太公金
汝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太公金
置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 靖恭自思榮
獲薄水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 善曰太公金
顯所期女史斯 善本作 箴敢告庶姬 榮望自期於改身司
主也庶姬衆妾也 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
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
過其 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井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

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
贖死會南單于請兵比伐乃拜憲車騎將軍
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大破單于遂登燕
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卦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
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竇憲行

遂作此
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

善本有 車騎將軍竇憲 良

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

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 黃亮聖皇登翼

王室 善曰黃敬亮信登外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外爲

一人登翼謂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

也 善曰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

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耿秉爲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

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 鷹揚

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善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

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相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育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良曰暨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單于屯屠何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計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實太后從之元戎輕武長轂四分翰曰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梁傳曰長轂五百乘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衆如雷聲也蔽雷輜勒以八陣泄以威神向曰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雷輜勒以八陣泄以威神浮沮八曰厲行泄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玄甲耀日朱旗絳天色絳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善注同玄甲耀日朱旗絳天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遂陵高

關下雞灋善本作鹿字良曰陵上也高關雞灋皆山名關下雞灋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關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經磧鹵絕大漠鹵絕大漠漢書曰磧石地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磧鹵絕大漠漢書曰磧石地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青後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漢書曰衛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涂鏑鏑鏑殺人以血塗軍鼓曰釁鏑劍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皆都侯次左右尸逐然後四校橫徂善本作都侯左氏傳智罃曰不以釁鼓也星流彗掃良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濟曰蕭條萬里空遠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旆旗也言既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善曰踰跨皆越也乘上也涿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
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剗川南兵遯逃遠去依安侯
西躡冒 顛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顛老上匈奴君長號
也區落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 善曰漢書曰頭曼
單于有太子曰冒顛冒顛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
于冒顛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向曰攄舒也高祖
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督高祖文帝之
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玄神也 善曰祖高祖也宗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徐廣曰
姓孫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濟曰恢大
也 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之聲 咨所 善本作
謂一勞 也善曰其泉賦曰天聲起兮勇上厲 咨所 茲可
謂一勞 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 善曰漢書楊推上疏曰以為不
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刊石削石即謂立名也
鑠灼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 結 海外 翰曰鑠美勦絕
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 善曰毛詩曰於鑠 戩其邇兮亘
二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戩其邇兮亘
地界封神立兮建隆嵎 嵎曰戩邇皆遠也亘徧也神立燕
善曰說文曰確立石也嵎 熙帝載兮振萬世 向曰熙廣也
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 熙帝載兮振萬世 言廣帝之年
威振萬世 善曰尚書 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五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

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堂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善同濟注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善曰戰國

策唐雖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良曰譽聲也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韓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

動謗議常何能傷人乎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

內友於心不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銖曰藏善也善

名過實者滅聖人下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在涅貴不淄

曉曉內含光向曰涅黑洗也淵黑色曉曉闇昧貌言在俗

日不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

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曉曉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

亨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

人也善曰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

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

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良曰柔弱勝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

悠然其禍故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善曰論語曰閔子

侍側聞問如也予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鄭玄曰行行剛彊貌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

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翰曰

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祥也善行之

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荀有恒久久自芬芳銖曰荀且恒常也善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濟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峨峨高貌善曰楊雄益州咸曰巖巖

岷山古曰梁山毛萇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音波良曰

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荆衡岷嶓皆山石善曰尚書曰荆乃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南

通邛棘北達褒斜也邛山名棘蠻夷國名也漢書音義服

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狹過彭

沔上七里口有喪谷口南口曰喪北口曰斜也

碣高踰嵩華銑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北之嵩華二

郤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關號曰彭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向曰大可為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濟曰劔閣言其峯如

險可為固也峻也千仞言高也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劔戍北

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也地窮

之險極路之峻良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善曰

路而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翰曰蜀人

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劉

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善曰閉由劉

備故白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秦得百二并

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衆可

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生謂肯也獻籌

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善曰田肯賀上曰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矧茲狹隘土之外區矧況

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域也言一人荷戟萬夫趨七余

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

濟曰越趙進貌言負其險阻一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善曰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

雅曰越趙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

難行也

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

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

祀翰曰喜歎也洞庭湖名孟門山各不祀謂不得祀其先

人也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

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封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
戮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
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自古
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

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銑曰迄至昏暴鮮少
績功也言天命不易

憑險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善曰尚書曰爾亦弗
知天命弗易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

績公孫既滅劉氏銜壁善曰范曄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河
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

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
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

曰楚子圍許僖公面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
縛銜壁向同善注

梁益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
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

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
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良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
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

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東帛朝野榮
之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

奇獸異禽之
狀善同良注

昔者善本作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翰
曰

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
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善曰尚書帝曰桑汝勝帝位正

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淪而人不

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
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戈而畧緯冥合天人啟其巨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

也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畧畧也緯星也謂日月五星皆
有祥瑞之色也啟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

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畧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跡地無歸瞻烏靡託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躋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

瞻烏愛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又曰於是我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瞻烏愛止于誰之屋於是我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提是萬福之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按操執也斗極者當執把焉翼敬也提猶取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官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從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於是善本無於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善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

止謂法天地行止也 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
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
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
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
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
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
許昌宮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揚脩 命旅致此雲之應登

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 銑曰旅衆也高祖斬

天也武王濟河火流為烏此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

祇神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

天地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勲斬曰蛇屯黑雲

尚書帝命驅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

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

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

附 穿宵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

先 向曰穿宵露頂西南夷之風也箕坐椎髻南越之俗也

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

道也 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曾諸侯會稽之野防

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

外歸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外

去二巨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

之草皆生是為穿宵人夫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

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附

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即為南越王賈

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

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夏

日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夏

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濟曰夏首水口也

庸岷謂蜀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

也 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 帝赫斯怒秣馬

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良曰赫盛貌秣養訓教也言帝

惡之渠皆泥其頭面以降也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

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
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弘

軻連軸巨檻接艦艦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鐵馬千羣朱旗萬里翰曰弘巨皆大也

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善曰吳都賦曰弘軻連軸

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九傳檄

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善本有樊鄧威懷巴黔底

定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

黔皆郡石懷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善曰魏

略曰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宜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

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

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曰

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

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

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

戰同枯朽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疎

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

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

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葦食盈塗濟曰革車

比也商商郊牧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笥也言師

至齊境土女當以瓶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善曰

鄭玄周禮注曰兵車葦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
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
曰惟其士女能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
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携幼扶老以
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
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
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

善本作 農不遷業市無易價善本作賈字 良曰夏桀之時人皆

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用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

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維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

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

以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

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用其人呂氏春秋曰桀爲 八方

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翰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

而奉圖謀軍書更至也 善曰何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

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

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乎何北兵漢興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恩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

業業一日而尊嚴之度之誓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

二日萬機

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禾浹辰獨

夫授首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誓失也言梁武雖居

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

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日浹辰獨夫謂

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運命

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

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寃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使勝千里仲長子

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白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梁典曰宋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舍德殿其

夜以黃油裏苜蓿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 乃焚

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琬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向曰楚棄綺

帝王紀曰王命歸琬臺之珠玉於諸侯人咸喜也 善曰六

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綬統者三千人又曰武

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琬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

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指麾而四海隆乎下車而天下大

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齊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均齊也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史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僕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於是仰協三靈府

善本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圖

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受納者言外

為天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規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設圖在楊雄覈

靈賦曰大易之始何序龍馬維貢龜書類帝經宗光有神器外中以祀群望

攝袂而朝諸夏

外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袂袖也諸夏中國也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外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

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

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善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降敵也刑平

國用中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鄙鄙表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向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南服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民

善本作人字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

狄詰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木在前未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漢書為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襄陽之域共川鼻飲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壤地千都幕南罷

鄯河西無警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角叩頭也替顙

城也罷鄯無警言晏清也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

厥角叩頭以額卑歟地禮記孔子曰并而後替顙漢書曰

通西北國張騫鑿空獲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秦澤謂應

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武帝謂狄封於狼居胥山

匈奴遠徙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封於狼居胥山

之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固洛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志茲鹿駭息此狼顧良曰邇近

駭狼顧喻賊警憂也忘息言無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善曰禮記曰以賢人為

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

創法律翰曰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

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

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

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銑曰博士學官也

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

市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

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

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

圓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

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

所出物於此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典咸秩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啟開也郊南郊立國丘皆

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錄記典法秩敘也

言末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
卿曰羣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
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六變天神皆降尚書
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於是

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濟曰言庠序之

風而靡皆歸之於梁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
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
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

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

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

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准 疏曰明帝即

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

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

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徐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

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

傳季梁曰民和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

厥中 法則故事有煩亂人者皆芟夷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

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

截浮辭尚書帝 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

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魏曰哀公三年火季桓子命書藏象

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

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

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曰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
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 戴記顯游觀
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土二人 戴記顯游觀
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向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月戴記仲
尼與於蜡事畢出游觀之上觀則
闕也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北荒明
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栢也善注同

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關紫貝關名河伯

所居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

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

官關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芳珠

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銅爵鐵鳳之工良曰皆闕名也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

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

數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

前太宰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言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嶭函

有帝皇之宅何洛為王者之里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

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

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貌鴻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大闕宋

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

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詐耳目無益章程也善曰漢書曰

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

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

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

謙之卅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

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宜陽望

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

闕禮記曰仲尼祖

述克舜憲章文武

乃命審曲直善本無之官選明中之士

陳主置臬魚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

謂察典直之

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

也瞻其正中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

起華闕以飾國門也。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順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降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闔闔論詰曰裨謚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善曰太簇乃正月律也。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善曰太簇乃正月律也。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善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

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去物觀雙碣之客民。善本作識百重之典。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疎以造天若雙碣之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作範垂訓赫矣壯乎。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善曰郊正義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諫。爰命下臣式銘磐石。濟曰下臣僅自謂式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磐石。用也。磐石大石也。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浹漢啟岐梁。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浹水涯岐梁諸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而不恒故雍洛咸為帝宅也。善曰此言建國立都而不恒一所以故洛浹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禋文

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漢漢高祖也居因業盛文以化光

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闕則舊章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

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

青蓋南泊黃旗東

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此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

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書曰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

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

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

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相見東南終成

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藏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

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決日歟而藏之見下句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

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

起雙闕也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

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

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偉哉

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運以嶺屬朱闕嚴嚴以雙立

優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濟曰優蹇巍巍壯大

翠微天邊氣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優蹇高貌也何晏

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官觀之多者也七命

曰重疊疊起交綺對幌蜀布教方顯浹日初耀懸書有附

都賦曰鬱氛氤以翠微

委篋知歸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浹日而斂之委篋謂藏

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鬱岷

書則懸法也季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貌飛棟浮柱謂漢其

泉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善曰其泉賦曰

洪臺崛其獨出西都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

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

企而翼舒其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接兮神莫莫而扶傾

色

法上圓制

善本作負

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圓天也

下矩地也謂取模法於天地也倪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
雨言其高也善曰繁欽建章鳳閣賦曰上規圓以穹隆
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隰煙雲言其高也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
五方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蛇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父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後注同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濟曰言此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壘重軒穹隆色法上貞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啟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恒治之漏刻成太

子中舍人陸佐公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子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日翰

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

土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

晏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挈壺命氏遠哉義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

用 善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哉歎此義之用遠也挈壺氏以周禮曰挈壺氏下土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

為漏水以 挈景測辰徼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挈度

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

為晷晷刻數分日夜者為晷晷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晷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善曰挈景測辰

謂晷晷夜漏也微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晷晷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析周鼎挈壺氏

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
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
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
孟陬侯珍滅攝提無紀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者為攝提珍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彙書曰孟陬珍滅攝提失方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君歷誤春三月當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指辰而乃指己是為失方
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良曰衛宏著儀使夜漏起宮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
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陸機

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崑玉隋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益也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自謂陸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王產崑山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統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旨意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有布方冊善本作布無敝器用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用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也
辟彼春華同夫海棗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景父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秦穆公乘龍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濯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花不實也公曰吾伴問晏子對曰亦伴對之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

臧儻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漏本山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違方導流乖則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正法善曰陸機漏六日無辨五行刻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不分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歲躔閣茂月次姑洗 齊曰太歲在戊曰閭茂季春皇也

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齊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

休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變易也言易齊政也善曰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均柱地 子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也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

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維也

呂 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

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

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關雎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坐奇蘊而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

朝晏罷每且晨興 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

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

屬傳漏之音 聽雞人之響以器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善

日集云雞人二字以為星火謬中金九違用星也中則乃是沈約所改作也

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善
 曰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
 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
 蟾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時卒啓閉箭異鎔銖鎔日啓
 漏之水也八兩曰鎔二十四銖日兩言舊漏壺箭失開閉長
 短之節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

也爰命日官草創新器鎔日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外庫向曰易云

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謂觀授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
 庫亦臺屬善曰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

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紐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

大庭之庫以望之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四生金天以一生
 日宋衛陳鄭也

水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善曰言壺用金建
 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建

武遺蠹咸和餘外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
 朽爛也并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

霍融日四分施於建武咸金甯方圓善本作金之制飛流
 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也

吐納之規水也吐謂甯壺形方甯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
 方筒則引水者而形負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

銓累筒三階積水成引陸機漏刻銘曰口納甯吐水無滯
 咽

變律改經一皆徵革其常法一皆定改善曰蔡邕律
 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

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

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向曰進御

也辰時晷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晷候陰氣也善曰陸
 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

陰謂土圭也不謬圭撮無乖忒累十抄曰謬誤也六粟曰圭
 已見上文

新漏刻無乖誤也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
 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忒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

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
 一累十累一銖撮蠹括切

天之邪正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

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察四氣之盈虛課

六歷之疎密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氣也盈滿虛損也六歷謂

比於六歷疎闊之中最為微近也陵渠覆太初歷晦朔最

密也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

安寧四氣和為求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善本

通正後法同而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背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

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向曰周禮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

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

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求啓厥

後茲器惟則士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

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誠法或於鼎各曰銘蔡邕銘論曰

德非此族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

不在銘典

吳地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

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善

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

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入曰

至哉坤元勲倍楹席事百巾机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

萬物資生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善曰蔡邕銘

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

有巾机之法孔甲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翰曰曾水

有盤盂之戒言也之野西都賓序曰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銑曰金字銀

書也善曰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堯子把持仙籙

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撮惡劉入本觀書賦曰玉牒石

記銀書金字煥矣乃詔小臣為其銘曰向曰此銘字初為

不窮邈乎昭備

辭帝改為銘也

二十一

向曰晦闇也神
之與道其來無

一曰周易

乃置挈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
稱也權槩斗槩也言置

善曰熙載已見上文呂氏

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
禮教法術銷散亡滅也

遽遷水火爭

擊

銃曰漢儀畫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
謂打更木也殍次乖方言失常也 音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向曰言武帝於此窮

濟曰次敘襲
重也方壺體

良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善曰

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靈虬承注陰蟲吐噏陰蟲謂蝦蟇也

倏往忽

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善曰陸機漏

耳不輟音眼無留眵銅史司刻金徒

發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爲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

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善曰張徒漏水轉
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
皆以左手抱箭右手履薄非兢臨深罔戰良曰言掌壺人
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恐有差失甚於
履冰臨深也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授受靡訾登降弗爽言時
之授受無訾也則外降之節不差也善曰衛宏漢舊儀
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藉田賦曰挈壺掌外降
之唯精唯一可法可象善曰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月不遁善曰來日不
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月不遁善曰來日不
作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
喻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善曰周易曰
信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
也表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合昏暮卷冀茨晨生
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櫬

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天子冀茨生於庭為帝成歷也言合昏冀茨猶能辨天地
明暗之情善曰詩記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也程謂法也善曰呂氏
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
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

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良曰穹天也言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詰之人乎何天神地祇而殲滅之吉謂善也義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

傷翰
亦曰

善曰范曄後漢書桓帝詔
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
銑曰夭少死遂終也言存亡
雖且殊途大與壽終同期於

朝聞夕沒先民所思日尚

何用誅德表之素旗

濟曰素旗雜帛爲之即今之銘旌幡也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殯

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

遂作誅曰猗歟侍中遠

良曰猗歟歎辭侍中粲官也
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

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善曰史記曰
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

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

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緡惠王因以王爲氏焉善曰

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爲大夫
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

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
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

楚詞曰伊伯厥姓斯氏條分葉散銑曰斯氏王氏也卅滋

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揚聲也

蒙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蒙

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

中謂遭王莽之亂世祖撥亂爰建時雍良曰世祖謂光武也發弘謂平

也說文上明不明也三才圖會云三才指隱言

土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善曰公羊傳曰三台樹位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履道是鍾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獨立鍾聚也言履五岳在天法三能合能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銑曰蓋法慈仁好與曰惠

恭敬事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向曰黎曾祖龔祖陽皆為漢上曰恭

光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

寵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掌善本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

敘五典克從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龔司空暢也

行也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而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民善本作和皇教

遐通良曰言能使天下安伊君顯考弈世善本作佐時翰

伊惟考父也弈不絕之稱也謂黎父謙入管機密朝政以

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善同翰注

治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善出臨朔府庶績咸熙向曰張衡四愁詩序曰久契機密

黎父出為岱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君以淑懿

也善曰黎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

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銑曰

懿美洪大也言黎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

善曰孔叢子襄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良曰春華喻繁茂也思才思也泉

文東觀漢記朱敦理馬授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

何藝不閑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棋局逞巧博弈惟賢銑曰棋局逞巧謂黎能覆局及善博

棋局壞黎為復之若者不信以杞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遺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向曰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也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從天子都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濟曰阻艱謂遭董卓作難鳳故以此喻祭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善曰魏志曰祭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七蠲身窮志達居鄙日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蠹爾蠻荆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諫云振冠南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翰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善曰列我公奮鉞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

耀威南楚

銑曰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荆州也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荆人或違陳

戎講武

向曰或違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君乃義發

算我師旅

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弄謂籌算知其疆盛也

善曰魏志曰劉表卒祭勸表子琮

令降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

善曰相譚陳便宜

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斯言既發

謀夫是與

翰曰斯言為勸琮降漢之言也與用也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是與伊何

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若

稽顙漢北

銑曰奉上曰響編郡二縣名言奉上投兵戈於

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善曰漢書南郡有編郡縣音義曰編音輓郡音**我公寔嘉表揚京國**

若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

謂祭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祭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劔又曰

辟金印 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無早高

時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

於時也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史記穰苴曰將受

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乃署祭酒與軍行止良曰曹公署

孟章指曰憂國忘家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祭為軍謀祭

酒與之軍中行止也善曰魏志曰後遷

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失理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勤不失其中

我王建國百司雋又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為魏王使置百

禮曰維王建國尚君以顯舉秉機省闈音太戴蟬耳貂朱

衣皓帶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闈宮門謂聚為侍中執機微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入侍帷幄出擁華

蓋榮耀當世芳風掩鵲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

蓋榮耀當世芳風掩鵲於當世也掩鵲盛貌善曰劉歆

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輅善本作

風徂君侍華轂輝耀善本作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

貌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聚為

侍中驂乘故云侍華轂輝耀王塗也善曰漢書劉向上

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思榮懷附望彼

來威附魏王伐吳亦望彼吳來歸向王德也言榮思酬其榮故來

宜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如何不

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微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銑曰言如何

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征凶歸謂聚從操伐吳路疾而

卒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

道病卒尚書王曰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向曰翩翩孤貌孤

病日臻既彌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嗣聚子也善曰

蔡邕表成碑曰**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
頽也向曰軔車也迄至也謂蔡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頽墜
頽也善曰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良曰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
良曰貫過也植自言與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明也善曰丹青也
良曰友生謂朋友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二色各言不渝也
良曰友生謂朋友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
何奄忽棄我夙零
濟曰奄遂風

命靡常吉凶異制
夫子金石難敵
善本
良曰厲遠也予

此
初與蔡有戲言敵踏靡無也異制歎蔡先死也
善曰

歡之人孰先隕越
越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
小白恐貶越于上

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
數也向曰言與蔡論存亡生死之數而蔡懷疑求書以訪
明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蔡有求仙之

我將假翼飄飄高
言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
存亡有象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
天路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
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美門乎天路

喪柩既臻
將及反字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良曰秦至也魏京

虛
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
善曰

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說文曰輜輶車也李陵詩曰輜馬願悲鳴五步一彷徨
善曰

延首歎息兩泣交頤
善曰梁商誄曰孰
云忠侯不聞其音

延
引也雨泣言泣下

延
引也雨泣言泣下

如雨而嗟乎夫子求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向曰安交頸也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善曰莊子注胥士之徇名小人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齊曰孔甚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揚荊州詩一首 并序

潘安仁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

戴侯榮陽揚使君薨嗚呼哀哉翰曰榮陽郡名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善曰王隱

晉書咸寧武帝年號揚肇已見懷舊賦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

是以和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是以政教和也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

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殷而殷依之以致和平也善曰謂伊尹也毛詩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矯矯揚侯晉之爪牙齊曰矯矯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武貌爪牙

謂為將軍善曰矯矯武忠節克明茂績惟嘉良曰克能績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功嘉喜也

善曰尚書曰子懋乃德嘉乃丕績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

華翰曰宏大略道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善曰尚書曰降年有

求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 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

呼哀哉銑曰銜恨恨功未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

不稱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身

沒名垂先哲所躋向曰哲智慧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

身既沒而行以號彰德以述美齊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名不存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齊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名不存也

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旒旗爰作在誅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以書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

揚侯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技庶初食采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揚氏或稱侯號

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

也奕世丕顯允迪大猷猷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丕大迪蹈

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天厯善本作漢德龍戰未分

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向曰龍戰喻羣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伊

君祖考方事之勢齊曰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

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有執韋而跼注之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

簡君投心魏善本朝策名委身良曰言肇之祖父漢末仕

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奮躍

淵塗跨騰風雲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遭魏之任用

戲曰振拔滂或統驍騎或據領軍銖曰統領也驍驍肇祖

潘岳揚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蕭侯之嗣子

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向曰篤厚

酒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

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

若考作室子弗發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濟曰二十日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

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貌善曰弱冠

已見上文桓譚荅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
惟烈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弗格姦怡怡已見上文
多才豐藝彊記洽聞良曰豐多也洽備也善曰尚書周

見上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曰睇視也毫末微

也根恨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
榮也尺牘尺書也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漢書曰陳足不輟行手不釋
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

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學優則仕乃

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

縣名也肇為此縣令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
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從政未聞

以政學者也肇碑曰嘉平初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
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官肅我朝命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徧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

肅朝命也善曰肇碑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
如傷肅朝命也善曰肇碑重人命也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庶獄明慎刑辟端
理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

詳銑曰庶衆辟法端正詳審也聽參臯呂稱侔于張向曰

參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于定國張釋之並漢
法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

夷猾夏冠賊姦允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
夏贖刑作呂刑虞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史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改授農
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政于彼野王濟曰肇為理王典農中即將野王縣名也

農中即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倉盈萬曰億倉廩實故兵彊也善曰毛詩曰我煌煌文

倉既盈我庚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煌煌文

屬

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文后晉

之漸高而咸晉室兼并賔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如鴻鳥

為參軍以作輔弼也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

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永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

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善曰肇碑曰

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

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

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

纁紱占魏氏順天聖王善本作受終向曰魏陳留王順天

今字同魏氏順天聖王善本作受終向曰魏陳留王順天

王受其終命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

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

受終于烈烈揚侯實統禁戎禁兵也善曰肇碑曰皇祖

文祖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良曰司主管簫也閭闔洛陽

戎武衛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良曰司主管簫也閭闔洛陽

備非常也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

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家行清靜殿

中以虞苛慝下作穆如和風翰曰苛慝謂亂惡也作起也

非常苛慝下作穆如和風翰曰苛慝謂亂惡也作起也

風也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謂言

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謂言

督察崇高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向曰茫茫海岱謂

青洲江漢謂荆列玄化道化也周被也疆場分流言未同

也疆場謂疆界也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

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毛詩曰滔滔

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

此州而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秉執

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揚肇而已東莞縣名肇時為

東莞相及荊州刺史也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

史漢書琅邪郡有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善曰華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以德以伐以柔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善曰國語楚藍尹壺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之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鉤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偽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半祐遣荆州刺史揚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席卷於吳也善曰班固高紀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繼蹇糧盡神謀不咸神謀之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之過也善曰揚肇伐吳而敗已見論亡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推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師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負執其咎功讓

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良曰咎罪也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

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退

守丘塋杜門不出翰曰丘隴塋墓也杜閉也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

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外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銑曰祁祁衆多貌搢紳衣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善曰毛詩曰采芣苢祁祁禪書曰雜搢紳先王之略術論語子曰由

也外堂矣未入於室也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諷漢書曰張敞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位

貶道行身窮志逸向曰貶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善曰毛詩

曰我位孔賤毛萇傳曰貶墜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

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弔傷景大也

言昊天不弔愍而使人命終也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毛詩曰不用昊天蔡邕揚公
誄曰功成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良
治景命有化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良
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
盡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
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
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
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
子瑕退之從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謂天子也朝廷善本作朝建建字厥辭久隕其命銑曰言朝有思
也聖主王善本作嗟悼寵贈衾祿誄德策勲考終定謚向曰
也衾單被襖衣服也濟曰肇薨天子追其功祭以少牢
謚曰戴侯也善曰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
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群辟慟懷邦族揮
謚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群辟慟懷邦族揮

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孤嗣在疚寮屬含悵嗣肇子
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孤嗣在疚寮屬含悵嗣肇子
也疚病寮官悵憂也善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銑
曰毛詩曰嗚呼哀哉在疚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銑
歎泣之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
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
友之心濟曰考則岳父言我進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
謂之退不俯感知已識達之深良曰知已言戴侯知我之
敢退也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承諱切怛涕淚霑襟岳時在遠聞
之故云承諱切怛悲傷也善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曰楚詞曰泣歎歎而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
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

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譚

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曰善本無鄭氏光祿勳

密陵成侯之元女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善曰

元侯生默為光祿默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

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良曰保安又里

也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又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

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翰曰妙少秀

美也綜猶總

也旨美也言其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也雖舅氏隆盛而

孤貪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銖曰舅氏謂鄭

儉菲薄岳甚以為奇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

才雋茂盛德日新也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吾

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濟曰已止也善曰論語子謂既藉

三葉世親之思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良曰三葉謂會祖

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善曰左氏傳

日已不能忘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往歲卒于善曰作德宮里翰曰德宮里喪服同善本作次

綢繆累月銖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苟人必有心此

亦款誠之志善本作也不幸短命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必於

死也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善

有夏五月己亥善本有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善本作熙隆言累世興盛也惟祖惟曾

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

子卒曰公孫段無祿善曰左氏名器雖光勲業未融善曰左氏篤生吾子誕茂

淑姿翰曰篤厚誕大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銑曰幼而有知

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善曰毛詩曰鈞深探賾味

道研機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探而知之味美

曰探賾索隱鈞深致遠又曰夫善曰周易匪直也人邦家之輝詩云

君子邦家之光善注同子之邁閔曾未齒良曰邁遇

也齒毀齒也髻總髮也善曰鄭玄如彼危根當此衝風

善本作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向曰颺急風也危根而衝急

靡無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憂幽而不喬也善曰言

休明毛詩曰出自弱冠流芳雋聲清劭音韶協韻號曰

劭繼也言美聲清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遠豐安

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曰遠豐

訓祖父舊作之文也藝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濟曰穆和矧况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知好况

則慎終如始爾休爾感如實在已良曰言憂樂之事皆同

晉襄公之孫尚為晉視予猶父不得予子善本作猶予字

國休戚不倍本也

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固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其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具景西岳自

武盛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銑曰死未六十日短

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短寢疾彌留守茲孝友

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向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

而乃顧戀慈母也善曰彌留已見上哀哀慈母痛心疾

首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善曰毛詩曰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

就寡人嗷嗷良曰嗷嗷哭聲也同生悽悽善曰莊子

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

委耀善本作耀字毀壁摧柯翰曰挺出剖破也和下和也舍芳

摧柯言早夭太玄經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

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

所居里也艱苦也謂岳妻死於此也姑姪繼隕何痛斯甚

嗚呼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披帙散

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

勞于手涕霑于巾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

四愁詩曰側身龜筮既襲塋塋既開良曰龜筮謂卜也襲

也塋塋墓道也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痛哉

日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隧也

善本作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

雲徘徊翰曰隈曲也鵲徘徊雲鳥不進貌臨穴長善本

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頑之臨穴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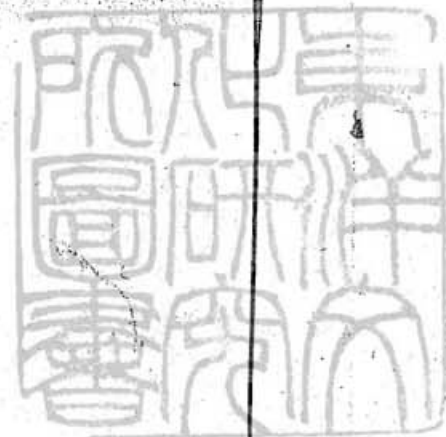
字訣撫櫬盡哀翰曰哀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櫬柩也

傳注曰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

哉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